

冲突中寻路桃花源

——读《陶渊明的遗产》

读张炜近作《陶渊明的遗产》，仿佛目睹陶渊明从魏晋的“丛林”中显出身影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。

张炜以长篇小说《你在高原》摘取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，其实他在文学评论，尤其是在古典文学欣赏方面也颇有研究，早几年就出版了《楚辞笔记》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。这部《陶渊明的遗产》缘于2014年秋天万松浦学院的陶渊明诗歌艺术研讨，因是录音整理稿，偶见主题重复或前后文的车轱辘话，然瑕不掩瑜，文虽短而意味长，解读出一个更立体的陶渊明。

陶渊明恬淡无为的隐士形象深入人心，其实他还有不少“凌厉越万里，逶迤过千城”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这样的诗句，他的血脉里流淌着东晋大将军陶侃的血液，同时又有外祖父孟嘉那种超脱、闲适的名士风范，相互交融，造就的陶渊明是刚柔并济的。如民国文人萧望卿所言，陶渊明接受了儒家持己严正和忧勤自任的精神，追慕老庄清静自然的境界，也染了点佛家的空观、慈爱与同情，并且也兼容了一点游侠的作风。

张炜说魏晋盛行“丛林法则”，陶渊明身上体现的“文明法则”与“丛林法则”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，在陶渊明全部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，这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。张炜绝不限于文本研究，而是以今人的眼光回望，将他放置于时代的背景，因此我们在书里读到了更多侧面的陶渊明。陶渊明并不是一个不理事事、超脱孤拔的模型，他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张炜提醒我们要看到他的逃离和回归，要看到他耕居生活的窘迫处境，要明白他直到最后都是入世心很重的人，唯其看见他的不得已而为之，方能理解这种理想碰壁、文明敌不过丛林的创痛。陶渊明向着大地而生，他在田园里辛劳形体，在诗章里抒写欢乐和倾吐愁肠。“隐”不是退缩、逃避，陶渊明在物质上很辛苦，在精神上却实现了心灵的突围，他真挚地热爱农耕生活带给他的自由不羁。

现代人活得心累，常常想要学陶渊明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尤其向往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。其实，陶渊明弃官隐居，同样要面临吃饭问题，他在诗中自嘲种田“草盛豆苗稀”，收成不佳，最终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之”，但他守到了最后，我们能做到吗？

很多人对生活状态不满意，同时又耽溺其中而不敢改变。很少人会真正自问：这种生活究竟适不适合我？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容纳肉身，并同时解放心灵？谁都不是单纯的社会个体，你想要再次起锚，而你身上早就牵绊几重了。如何能挣、敢挣、舍得挣开？张炜说：“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诗人回归之后获得的健康的生命力量，是由此而成就的另一种积极的人生。”人可以简单朴素，而且是有质量、有信仰地活着。陶渊明在现实与意志愿望的冲突里寻求出路，柔韧而不肯弯曲的生命力，让种子不死，思想盛开。



摘编自人民网

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去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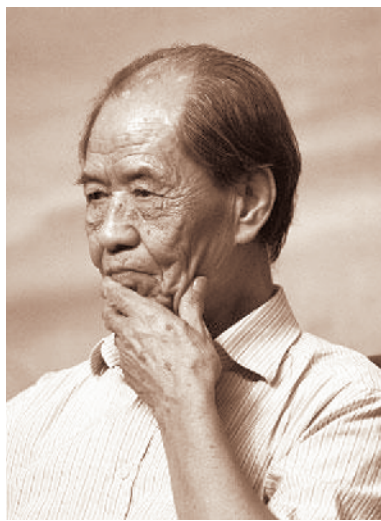
代表作《白鹿原》发行逾 200 万册 曾为评奖删性描写

4月29日7时40分左右，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，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，享年73岁。

《白鹿原》是陈忠实成名著作，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《乡村》、《到老白杨树背后去》等。

文学评论家白烨称，4月28日上

午，陈忠实因舌癌恶化，癌细胞扩散，突然吐血不止，被送往医院急救，但依然回天乏术。白烨回忆，去年12月，陈忠实因为胸部长的瘤子，曾入院动过手术，之后精神面貌比较好，之后还曾在西安举办的一场文学研讨会上见到过术后的陈忠实。



陈忠实

资料图

●简介

陈忠实，1942年生于西安灞桥区西蒋村。1962年高中毕业，做乡村小学、中学教师和区、乡干部20年，1982年调陕西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。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。1965年初发表处女作散文，1973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，迄今已出版《陈忠实小说自选集》三卷、《陈忠实文集》七卷等

30余种作品集。其中小说《信任》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；《渭北高原，关于一个人的记忆》获1990-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；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。其中《青海高原一株柳》，被改写选录于苏教版国标本第十一册语文书中的第十五课。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●评价

贾平凹：他依然在世间

5月1日，著名作家贾平凹撰文以一句词感念陈忠实：水流原在海，月落不离天。“他是关中的正大人物，文坛的扛鼎角色”。

贾平凹写道：“正如有哲人说过，在这个宇宙里，生命是不息的，当每一个人的一生进入其中，他就活在了整体，活在了无限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，一份工作，一份情感里。当任何一个人的去世，如果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失去，是我们的一部分失去，但那仅仅是带走了一部分病毒、疼痛和恐惧，生命依然不息。更何况陈忠实有他的《白鹿原》。他依然在世间。”



摘编自中国新闻网

●链接

《白鹿原》曾为评奖删性描写

《白鹿原》系陈忠实的代表作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白鹿原》迄今已发行逾200万册。

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、鹿子霖、鹿三、朱先生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含的典型形象，成功地塑造出黑娃、白孝文、田小娥、鹿兆鹏、鹿兆海、白灵等年轻一代性格各异、追求不同、极具时代代表性的人物形象。著名学者范曾评价说，“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，一代奇书也。方之欧西，虽巴尔扎克、斯坦达尔，未肯轻让。”西方学者评价说，“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，《白鹿原》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，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”。

《白鹿原》曾因其尖锐的历史政治观点及大胆的性爱描述，在竞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前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编辑和删减。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（《白鹿原》首版编辑）回忆，当时评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给陈忠实，转述了一些评委要求他进一步修订作品的意见。这些意见主要认为：书中关于政治斗争的若干描写可能引起误解，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；另外，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为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修改。陈忠实随后对《白鹿原》进行了适当修改。

以下为《白鹿原》的节选（有删改）——

……

他妥协了让步了依允了胡氏。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女人陪睡在身边该当满足了，却又止不住夜夜遗憾。他甚至开始真的怀疑自己那个东西里头流出的货是否有毒，偷偷把那货抖落到猪食里观察猪吃了以后的动静，猪的活动毫无异常。他把自己的心事诉说给冷先生。冷先生听了就笑了，说他早就听到闲人们说的这个闲话了，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。在他行医的二十多年里见过有精无精死精水精的男人，还没见过一个生有倒钩毒精的先例。冷先生笑毕说：“兄弟！干脆来个将错就错将计就计吧！”说罢铺纸捉笔蘸墨，开下一剂滋阴壮阳温补的药方，一次取了七服，并嘱连服百日。嘉轩拎着一捆药包回家交给胡氏，说这药是除毒的。胡氏喜不自胜，每日早晚煎熬，看着男人饮下。这一晚她偎在男人怀里动情地说：“你就忍着苦喝到百日，只要除了毒，你想咋样你要咋样就咋样，我一点为难你的坏心都没有。”嘉轩大为欢心，喝那苦咧咧的药汁如同喝着蜂蜜。百日尽头，嘉轩经过药物滋补，容光焕发，胡氏解除了心头禁忌也就扯去了裤带，俩人一样热烈一样贪婪一样不觉满足也不感困乏，直到把两页炕面的土坯弄塌，俩人又嘻嘻笑着挪一个地窝儿。

胡氏放开腰禁后的狂热持续了整整三个通宵，俩人都是累坏了。第四天夜里再也折腾不起，相依相偎着进入睡梦。

酣睡里一声尖叫把嘉轩吓得不知所措，清醒后发觉胡氏紧紧缠抱着自己，浑身抖索如同筛糠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他急忙点着油灯，看见胡氏的眼睛里满是狐疑惊恐之色，目光恍惚游移不定。问她怎么了，她嘴里支支吾吾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：“有鬼！”说罢把头埋进被窝，更加用力死抱住嘉轩。嘉轩听罢，顿觉头皮发麻后脊发冷，浑身暴起一层冷森森的鸡皮疙瘩。他问：“鬼在哪达？”胡氏颤着声说：“我不敢说，越说越害怕。”嘉轩挣脱开胡氏的手，勾上裤子光着上身赤着脚跑进屋爬上楼去挖来半升豌豆，一把连着一把摔打起来，从顶棚打到墙角，从炕上打到地下，一把把豌豆密如雨下，刷刷刷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，炕上桌上地上洒满了绿莹莹的豌豆粒儿。小时候父亲就这样驱鬼为他压惊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胡氏真个缓过气来，眼里有了活色，抱住他呜呜哭了起来，身子不再抖颤了。他抱着她坐到天明，她才敢于开口说出昨晚梦见的鬼怪。她说她看见他前房的五个女人了。那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扭她抓她撕她打她唾她，都争着拉他去睡觉。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，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，而她说不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。嘉轩说给母亲，母亲当即说：“今黑就去请法官，把狗日的一个一个都捉了。”

……

